

·公民发言·

吴忠警方向王鹏道歉有多难

□殷国安

“3万元的精神抚慰金和正式的书面道歉都没有兑现，他们给我的说法就是让我等，我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……”1月10日上午，记者联系了仍然在家中静养的王鹏，“跨省拘捕”事件后，警方的这些承诺至今没有兑现。（详见本报昨日8版）

而吴忠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最新的回复暗含玄机，从过去的“正在审批过程中”变成现在的“事件正在调查中”，意思好像是说，案件还没有结论，

这真是令人不安的答复。

已经承诺的条款为何落实这么慢？吴海波局长的态度为何有了微妙的变化？应该与时光流逝、“跨省拘捕”事件逐步淡出公众视野有关吧？

联想到遼军官复职的新闻，当媒体追问有关部门为何不通报遼军官复职时，当地组织部负责人称：“没有媒体再问这个事情”。那么，吴忠警方没有落实口头承诺，就不排除也与“媒体没问”有关系。媒体不追，官员不愿做的事能拖就拖，能不执行就不执行；反之，官员想做的事，则趁媒体不闻之

机，悄悄地蒙混过关。

媒体不问就不改正，这其实是舆论监督的一个普遍规律。舆论监督经常就像挤牙膏：由假象挖出真相需要挤牙膏，由真相到承担责任需要挤牙膏，由制定整改措施到落实还需要挤牙膏。

为什么不挤牙膏就不行？因为，不在巨大的压力之下，责任官员是不愿改错的。同时，舆论监督的最终解决途径都需要通过更高的权力来解决问题，而上级也具有护佑下级的天性，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利益共同体。所以，

当阻力过大时，可能连挤牙膏也不能取得进展。

有限的舆论阵地只能关注有限的事件，即使对典型案件，舆论也只能在一定时段内关注，要靠舆论监督解决更多的问题，显然是其不可承受之重，这或者正是“媒治”的悲哀。

不少官员也已经研究了一套对付舆论监督的方法，诸如用保持沉默、拖延时间、弄虚作假、收买记者等软硬兼施的伎俩来应对，吴忠警方“诺而不践”则是一种新的手段，对此，我们又怎能奈何？

·社会杂谈·

谁来终结“问题招聘”

□廖水南

安徽省巢湖居巢区在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中，为公务员子女特意设定招聘条件。官方解释称，“设置条件是为解决两地分居问题。”（详见本报昨日9版）

短短两个月时间，各种“萝卜招聘”如雨后春笋般爆发，如福建屏南爆出财政局公开招聘为宁德副市长女儿一人而设；江苏句容市政府接待服务中心为句容市一位副市长的侄女量身打造；随后浙江爆出上虞市招商局的“萝卜招聘”等等。

令人欣慰的是，几乎所有的“问题招聘”都在舆论的讨伐中败下阵来，都以取消招聘结束，而且相关当事人也都会受到处分，一些人物甚至被免职。那么，问题招聘又为何依然此起彼伏，按住葫芦浮起瓢呢？

从表面上看来，出现这种悖论，主要在于虽然“问题招聘”最后都不得善终，但是相关人员显然也没有亏损。比如“问题招聘”的应聘者虽然在问责过程中被取消资格或劝退，但只要他身后的权力还在，他仍然可能参与下一个或下下一个单位的招聘，并最终如愿以偿。而“问题招聘”中的免职官员，是不是也会在应聘者背后的权力知恩图报中，快速复出呢？

说到底，问题招聘根在权力不受约束或权力通吃。要想终结问题招聘，就必须通过各种监管与制约程序，将公权力关进“笼子”，牢牢控制住权力的持有者，以确保其既不能损害公民权利，又能够高效公正运转。

·快评天下·

湖南一男子多次行窃县政府、公路局、司法局等13家单位和部门，共盗得各种芙蓉王香烟、剑南春酒1瓶和联想笔记本电脑1台。（据《潇湘晨报》）

网易网友：电脑里有日记吗？

在“90%的民意赞同”和当地政府的积极运作下，湖北襄樊终于又叫回了那个响亮的名字——襄阳。（据人民网）

读者张楠：鸡蛋改名“钻石”就能撞碎石头？

广州出台交通治堵草案，提出措施包括年内提高停车费、研究收取交通拥堵费、推行限禁外来车进城等30余项措施。专家和民众质疑称方案未提限公务车和限牌问题。（据新华网）

《北京晚报》：一记粉拳！



江西省星子县一家酒店大堂内挂着一个牌子，“未经政府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入酒店检查收费”，落款是星子县政府。江西省机关效能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9日曝光该现象，认为是权大于法。星子县回应将回收已发放的“重点企业保护牌”。（据1月10日新华网）

政府“创意”很有才，酒店挂上保护牌。正当执法拒门外，违法乱纪照样开？

李美 漫画 老宋 点评

·你说我说·

9日上午，郑州陈寨花卉市场B区一联排门面房着火。郑州市副市长、市公安局局长黄保卫对此次事故十分关心，现场不断向有关责任人询问情况。金水区庙李镇党委书记现场汇报时，开口说：“不好意思，又出事了。”（详见本报昨日5版）

《西安晚报》：官员的“不好意思”说给谁听？

凯风：关键不是商户遭受怎样的损失，而是这起事件惊动了上级，于是他选择了“不好意思”这种更适合表达私人感情的规避式道歉向副市长交代，而非选用“我愿为失职承担责任”这种面向公众的问责式道歉。“不好意思”本身就含有某种程度的漫不经心，消解了它含有的道歉力度。

岂几：只有强有力的问责措施，才能使官员主动道歉，并将歉意化为行政作为。

高尚孛生礼品·【水宜生】特约连载



崔鹤文 著

水接头了，形成个罗圈椅水圈。西边的河水越涨越猛，中间的泉水越喷越大，人们都害怕了，尤其是不识水性的人更是吓得恐慌不安，脸色蜡黄。

韩家的先人懂地相学，此时心中却暗暗叫好，这是一块风水宝地，地相学上叫做“罗圈风水宝地”。地高处的泉眼与天地相交，是穴地的中心点。等大水落潮，泉眼停止了喷水，又恢复了原貌，不显泉眼，不留水迹，这叫暗泉。这块风水宝地，宝贵之处就在这一点上。在这个泉眼上打井建村，不但人丁兴旺，而且会出大本人，至少是位举人，造化大了，还能成为名门望族。

官军出师不利，一进太行山，就被靳朝封诱到了绝境，一面是崇山峻岭，悬崖绝壁；一面是万丈深渊，谷底河水滔滔。前面是官肠绝壁，后被巨石、滚木堵死，前无进路，后无退路。官兵们看看天，插翅也难飞出去；看看山，到处是旌旗晃动，成了笼中之鸟、瓮中之鳖。三伏天太阳出来后，大山被烤成了热釜，潮湿闷热，到处是瘴气毒虫，时间一长，官军不打自溃。

山沟中的一处高地上，长着一棵大槐树，枝繁叶茂，一派生机。夜深时，明月皎皎，官兵们似睡未睡。朦胧之中，看见槐树上走下一位老人，来到他们面前说：“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他们是饿扁肚子的饥民，落草为寇也是为了活命，何必非要跟他们大动干戈、相互残杀呢？”第二天，官兵们相互谈论，深感奇怪。到了晚上，老人又来了，又是一番好生劝告。天亮了，大家围着大槐树细看，它像一把遮天的巨伞，似有神光。大家明白了，这是槐爷爷在点化他们。第三天，老人又来了：“老虎寨的人今天个个喝得大醉，快跟我来！”大家腾地跳起来，喊杀声冲天，攻到老虎寨上，没伤饥民一人。

此事过后，韩家先人不再吃皇粮

了，来到淇河岸上买下了这块风水宝地。在泉眼上打了口井，在井旁盖了一处高门楼庄院，俗称韩家门楼。韩家先人又来到山里，对着大槐树祭拜了一番，雇人移来栽在井旁，接来全家老小，在此扎村了，村名就定为槐树庄。后来，一位姓陈的高人也看中了这片地方，搬来家眷。从此，槐树庄韩陈两家世代为邻，子子孙孙繁衍不息。

一年又一年过去了，大槐树根深蒂固，有几楼粗，苍劲挺拔，荫郁参天，像一把天伞盖在井口上。井水甘甜、清爽，从未干过。突然有一年，不知何故，大槐树枝又干枯，花叶不茂，半死不活。韩家人想了很多办法都不见效，这样过了两年，人们失望了，认为槐爷爷走了，把老槐树的魂儿带走了。然而，就在次年春天，老槐树重吐新绿，比以前更旺。真是应了“千年的松树，万年的柏，顶不住槐树歇一歇”的俗语。老槐树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神灵、槐树庄的标志。

韩家的后代习文尚武，男丁都要进科场取功名以光宗耀祖，就是单传，也是一代习文、一代尚武。然而，一代代的希望都成泡影，始终未见榜上有名。光阴荏苒，到了民国年间，韩家门楼的子孙未登高科，却走出一个商业奇才——韩玉佩。

韩玉佩弟兄三个，他是老大，二弟韩玉服，三弟韩玉山。他少年时代正是清王朝气数已尽，老百姓任人宰割之时。他身为家中长子，迫于生计离开学堂到一家当铺当学徒，两年后，他辞了东家，从小货郎做起，以经营淇河鲫鱼、缠丝蛋、无核枣、家乡出产的小麦面粉为主。几年后，郑州、开封、南京、天津、上海都有他的店铺，淇河特产被他带到这些大城市，成为当地达官贵人餐桌上的佳肴，他经销的面粉被南京国民政府定为供应总统府的专用面粉。

粉。1914年，他通过各种关系，把缠丝蛋送到美国旧金山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，被组委会成员赞不绝口，评为世界珍品。缠丝蛋名扬国内外，也让名不见经传的韩玉佩成为商界一代名流。

淇河的中下游，气势没有长江那样豪放，没有黄河那么粗犷，涓涓细流清澈见底，犹如美丽、温柔的少女。常言说，水至清则无鱼，而这条河偏偏出产名贵的双背鲫鱼：肉细，鲜嫩，洁白如玉，历代都被定为贡品。它与淇河岸上出产的无核枣、缠丝蛋被誉为“淇河三珍”。

为彰显实力，韩玉佩又重修了门楼、宅院，砌了高高的台阶，门两边蹲着雌雄石狮，高贵、威严。黑色的大门上面，醒目的“耕读人家”门楣旁雕着玲珑剔透的二龙戏珠。门楼两边是连接一体的前楼后房，过去门楼、穿过临街院便是二门。进去二门是一道影壁墙，正中间是个苍劲有力的“和”字。从影壁墙两边进到院中，五间高门台阶堂屋是主房。门台两边是齐胸高的青石长方条，石条后面是两棵石榴树。院中偏西是一棵枣树，枝叶蓬盖着东西厢房。

等到韩玉佩有了儿子，他又把这虚无缥缈的泡影抛给儿子韩世诚，早早花巨资将他送到开封的省立学校，希望他把泡影变成五彩缤纷的光环，罩在韩家门楼上。

韩玉佩常年在外经商，二弟韩玉服游手好闲，夏天捉条鱼、冬天逮只兔是他的拿手戏，娶个媳妇是镇上开烟馆家的二小姐，两人臭味相投，夫唱妻随。一年后生个儿子，怕不成人，出门闯名——这是一种乡间风俗，孩子刚生下来时，出门一百步内遇见啥叫啥，这样的孩子好成人。偏巧，邻居家的一头犍牛跑了，直奔过来，夫妻俩就给儿子起名叫犍牛。

三弟韩玉山沉着稳重，进取心强，二哥吃粮不管事，担子就落在了他肩上。他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叫韩世儒，二儿子叫韩世信。

历史上，淇河流域经常发生旱灾、洪涝、瘟疫。尤其是瘟疫、霍乱，传染快，死亡率高。一旦染上，就是上吐下泻，快者一两天，慢者六七天就结束了生命。一旦蔓延开，一病就是全家、一个家族，甚至全村。霍乱过后，往往是“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”，中原历史上曾多次发生。

当地史料记载：“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年）九月九日至二十八年三月三日，18个月间缺雨少雪，五谷不登，物贱如粪，粟贵似珠，一百多钱一斛，铜不要新；三十余两银一石米，色不得足。凹地每亩仅值钱三百，大房三间只卖银六钱。一时之人，或适彼乐土，或逃至远乡；或拆房而卖木石，或嫁妻女而贩衣裳，老少同趋集市，男女亦亲授受。粉红佳人卖鞋靴，鲜廉耻耻；白面书生贩人口，弃礼灭义。盗贼蜂起，昼劫夜抢，路断行人，道不通商。更有揭榆皮以糊口，食麻饼以充饥。鸡犬杀而不留，牛羊食之净尽。最可惨者，人食人肉，人戮人骨，死者十有八数。”

大旱之后必有大涝，到了1940年伏天，瓢泼大雨下塌了天。居住在开封的韩玉佩，接到三弟派人送来的口信说：“村里旱灾刚过，又续上了霍乱。二哥两口病故。隔壁陈家一天抬出过十八口棺材。这种病只有大烟煮水喝，才能控制住，可方圆百里抓不到这种药。”末了，三弟还特别交待：“一定想法买点药来，千万别回来！”②



中国健康饮水倡导者
鹤壁专委：鹤壁日报社1楼
热线：3336533 13323626333